

# 汾水访雁丘

李永智

我结束了山西法官培训学院一周紧张的学习,诚邀几位同行者,前往汾河景区寻找我心中多年的雁丘。

说起雁丘,大概在中国文学艺术界应该无人不晓。元好问一首《摸鱼儿·雁丘词》在咏叹忠贞爱情的文学殿堂上,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,堪称千古绝唱,前无古人,后无来者!真是网罗惊破双栖梦,人间痴情独相思啊!因此,造访雁丘成了我多年来的一个夙愿。

正值我青春年少时,观看了根据琼瑶小说改编的电视剧《梅花三弄》,追剧之余,那首由姜育恒演唱的主题曲《梅花三弄》,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,让我的心跳跌宕起伏,久久不能平静,更为主人公的命运而感到扼腕叹息。“红尘自有痴情者,莫笑痴情太痴狂。若非一番寒彻骨,哪得梅花扑鼻香。问世间情为何物,只教人生死相许。看人间多少故事,最销魂梅花三弄。”这首主题歌,不知倾倒了多少少男少女。殊不知,主题歌中最动情的语言:“问世间情为何物,只教生死相许。”来源于元好问的《雁丘词》。无独有偶,被称为中国武侠小说四大宗师之一的金庸先生在《神雕侠侣》中,讲述了郭靖养了两只雁,在一场打斗中一只雁受伤而死,另外一只不愿独活,坠地自杀殉情。这段情节设计和典故也是来自《雁丘词》这个凄美的故事。所以,了解元好问,寻访雁丘,自然成为一名文学爱好者的追求。

我们驱车结伴而行,到达太原汾河景区已是正午。溯源而行,徜徉在母亲河怀抱,静赏清澈的汾河之水。城市高大的建筑倒映在缓缓流淌的河面上,给人一种错觉,仿佛建筑也在前进;水流经过横在河中央沉淀泥沙的平台,跌宕出汾河流水哗啦啦的声响,再现《人说山西好风光》的荣光。汾河是我们山西的母亲河,由北向南长驱直入,汇入并州这块古老的土地,滋养着三晋儿女,也成就了一代代王侯将相,书写了华夏历史5000年的历史。

我们沿着汾河东岸寻觅着雁丘,走过弯曲的甬道,穿行飞架东西的南内环大桥,一路前行,一路发现,一路欣赏。一位同伴说:“应该快到了!就在这附近!”我们每个人都加快了找寻的步伐,环顾着四周,不放过任何一个目标。此时,每个人的眼睛就像鹰一样,精准而犀

走进故乡朔州,就像走进了另一个季节。舒适、凉爽、绿色,共同构成了故乡7月的代名词。

从南方人的角度讲,故乡大概根本没有夏天。在他们的观念里,能称得上是夏天的,应该就是昼蝉夜蛙、汗流浹背这样连续数月的酷热季节。而在北方高原上的小城,例如我的故乡,6月中旬走在阳光下,只觉得温暖舒适,并不出汗。故乡的人家,大都不备冷气,因为就算天热,也是几天就过去了,不值得为避暑费事。我放暑假回到家里,整日揽着阳光,一点不觉得难耐,反而舒适。等到了8月,即使热了,也无需南方那样整日的冷气,只要抱一颗瓜、扇扇风就足够凉快。

清早,如果你走到苍头河边,黎明的阳光懒懒地洒下来,透过凉爽的树木在地上投出斑驳的光。早上的阳光像母亲温柔的眼眸。瓦蓝色的天空清澈而透明,微微飞着些云,衬着时时掠过的鸟儿,轻柔如同它们一不小心遗落的羽毛。环顾周遭是黄土高原北部标志性的莽莽苍苍的松杨林子,林外是隐隐的青山。苍河隐藏在这青翠的群山之间,仿佛一件秘而不宣的绝世珍宝,在粗犷豪迈的北方高原绽放着黛黛的柔光。朝阳下沿河草尖上的露珠,眨着一闪一闪的眼睛,灵动而清亮,让你疑心是遇到了河滩上被冲刷出来的钻石,每一瞬的闪光,都是每一瞥的清涼,足以让你忘却炎热里的烦恼。信步慢慢走过横跨苍河的吊桥,河风吹来,水气凉凉,令人舒爽,再挎一个相机,就真有点旅游避暑的意味了。然而晓寒未散,风力加上水汽,这时恐怕需把裙子换成裤子,再套一件小小的开衫。

下午日暖,故乡的街上,行人的衣装从少女的背心短裙到老人的长裤外套,各穿所需。午后是最热的时候,大地像一块烙饼,摊在酷蓝的天穹之下,路旁的草丛似乎被晒得有点卷曲,颜色更深绿些。可是那是干热,并不令人出汗,和南方的湿闷不同。等到了下午3点以后,就又趋于凉爽。广场上、商城里的人渐渐多了起来,连门口石阶上都坐满了聊天下棋的老人、嬉戏玩闹的孩子,这时上街去走走,短袖短裤正是适宜。耳畔行人的谈笑、商贩的叫卖、孩子的打闹此起彼伏,车水马龙的街道不多时就变得热闹非凡。渐渐地,太阳西斜,阳光更趋柔和,但又与早晨不同,它就像奶奶的爱抚,慈爱而温暖。

7月的故乡,晴天极多,有时一连数日碧空无云,所以入夜后天也黑不下来,只变得暗蓝。天色在昼夜交替时显得分外奇诡,深蓝的天,橙黄带粉的云,赶回家做晚饭的阿姨三五成群,边走边聊,微风也不急,有一下没一下地撩拨着她们的衣襟和发梢,调皮如同她们等在家里的顽童。风徐徐吹着,一直吹了个整个夜晚。吃过晚饭的人们还会出来散步,感受着夏夜晚特有的舒适和凉爽。星星点点从天幕上跳出来,一闪一闪,让你想到了早上苍河上的露珠、傍晚门口树叶斑驳的剪影。月亮则隐在一朵云后,羞涩地窥探着故乡的大地。仍旧热闹、灯火通明的县城街道,早已安静、静默沉睡的郊外树林。入夜后的气温最适宜搭一条薄毯睡觉,不会出汗也无需冷气。

不过晴天也会突来霹雳,有时候会忽来一阵大雨,淋得赶路或闲逛的行人狼狈不堪。但关外的夏雨多如关外的大汉,来得快,下一场酣畅淋漓;去得也快,走一个利利索索,不多时又能留一个瓦蓝色的天。可是一到这样有风有雨的天气里,便嫌单衣太薄。雨云来时罩在头顶,雨点在玻璃窗上也未干过,偶见天边绽出一角薄蓝,立刻便有更多的灰云挟雨遮掩过来。从窗外望出去,绿树含雨,山山带云。

与故乡的夏天相约,约定一份难得的凉爽,约定一份内心的安顿。在这里,褪去多余的干扰,清风里,只有绿树怀抱里河水浅浅的低吟,如同一首古老的民谣。

利,扫描和过滤着周围的一切事物。我的心情也异常激动起来,冲在了同行者的最前边。突然,一位同伴向旁边的一片松树林径径走去,他大声喊道:“雁丘,找到了!找到了!”紧接着,我们同时跑了过去。

一片苍松翠柏掩映的小土丘,高出地面也不是太多,安放着两块石头,互相紧紧地相依相偎着。面朝汾河的一块较大,估计有几吨重,上边正刻着“雁丘”两个红色隶体书法大字,背面刻着元好问《摸鱼儿·雁丘词》,全文用草书书写,运笔稳健,行如流水;后背紧挨着的一块较小,不离不弃,互相簇拥着。这两块石头,显然不是元好问当年掩埋一双大雁后坟冢标记的石头。听说,是太原市近年汾河景区规划中,为增加城市品位而复原的一个人文景点。已被岁月湮没的雁丘又被重新垒石为记,筑丘成冢。虽说新建,但同样可以发思古之幽情,寄托人们众志成城向往!

站在雁丘旁边,我不由自主地默默念起这首词:“问世间,情是何物,直教生死相许?天南地北双飞客,老翅几回寒暑。欢乐处,离别苦,就中更有痴儿女。君应有语:渺万里层云,千山暮雪,只影向谁去?横汾路,寂寞当年箫鼓,荒烟依旧平楚。招魂楚些何嗟及,山鬼暗啼风雨。天也妒,未信与,莺儿燕子俱黄土。千秋万古,为留待骚人,狂歌痛饮,来访雁丘处。”这首词是元好问作于金章宗泰和五年即1205年,流传至今已有816年。特别是开篇首句:“问世间,情是何物,直教生死相许?”更是神来之笔,传颂千年,成为痴情儿女倾诉衷情的佳句。然而,在这首词的背后,却有一段凄惨的“爱情”故事。在雁丘石背面的左下方,刻着这首词的序:

乙丑岁试并州,途逢捕雁者云:“今旦获一雁,杀之矣。其脱网者悲鸣不能去,竟自投于地而死。”予因买得之,葬之汾水之上,垒石为识,号曰“雁丘”。同行者多为赋诗,予亦有《雁丘词》。旧所作无官商,今改定之。

乙丑年是1205年,那一年元好问仅有16岁。在赴并州赶考途中,遇到一个捕雁的人说:“今天我捕获一只大雁,并杀死了它。另一只脱网的大雁,却不肯离开,在天空盘旋悲鸣几声,竟然撞地而死。”元好问听了之后十分感动,于是向捕雁者买下两只大雁合葬于汾水之畔,

取名“雁丘”。当时同行赶考的学子,大多为此写诗做赋,故元好问有《雁丘词》之作。

大雁被誉为禽中之冠,也被誉为“忠贞之鸟”,自古被视为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五常俱全的灵物,终身仅此一个伴侣,从一而终,天涯共飞,不论是雌雁死或是雄雁亡,剩下落单的一只孤雁,至死也不会再找别的伴侣,是人间最有感情的鸟之一。俗话说:“雁孤一世,燕孤一时。”《雁丘词》中双宿双飞、秋去春归的大雁,为了一生相守,宁愿悲壮殉情,古往今来,不知感动了多少人。《百家讲坛》中南大学杨雨教授主讲“诗歌爱情”时表示,由于大雁顺应阴阳往来,守礼守节,重情重义,因此在古人眼里,大雁是最能诠释爱情忠贞的动物,成为古代婚礼中必不可少的信物。

自然界中动物之间的情感,恰恰能给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以心灵的震撼和巨大的感动!也难怪年少的元好问,因大雁殉情,便发出了触动人类情感的千年之问。在《雁丘词》的最后几句:“千秋万古,为留待骚人,狂歌痛饮,来访雁丘处。”可以洞察,元好问不仅自己动了深情,更希望后来人能够访问雁丘,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段凄美的故事。我们今天一行四人,不正是穿越近千年的时光隧道,与元好问进行了一场心灵对话,“来访雁丘处”吗?

爱情是什么?这是人类的一个永恒话题,或许每一个人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答案。它可以是“问世间,情是何物,直教生死相许”的悲壮式爱情;可以是《诗经》里“死生契阔,与子成说。执子之手,与子偕老”的两情相悦;也可以是温庭筠口中“玲珑骰子安红豆,入骨相思知不知”般的单相思。

回归现实生活,面对古人对待爱情的鲜明态度,我们难道不应该学习吗?反观,我们应该把《雁丘词》中象征男女的忠贞爱情,扩展到家庭亲情、朋友友情、社会友善当中,让至真至爱汇聚成一股爱的暖流,播洒汾河两岸,充满三晋大地。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,构建一个团结、和谐、文明、友善的社会大家庭还会远吗?愿我们每一个人守好自己的雁丘!

唯愿雁丘永驻我心!

# 故乡的夏天

王璐

# 我的“高光时刻”

王国梁



父亲“惊天动地”的喊声吸引了在田里干活的人,大家都围了过来。众人纷纷称赞我,父亲脸上洋溢着骄傲的表情,嘴巴怎么都合不拢,好像考上大学的是他自己。四叔说:“这下咱老王家扬眉吐气了!”那几年里,我们家顺不太顺,经历了好几桩坏事。我考上大学,在亲人们看来就像扭转乾坤一样,一定能把霉运赶跑,把好运带来。父亲把锄头背上,冲着大家说:“走,今儿歇了,去我家喝酒去!”

那天父亲真高兴啊,话说得特别多,笑声特别爽朗。喝了不少酒,父亲竟然没醉。客人散去后,他与母亲不停地说话,连我3岁时候的事都被翻了出来。那一宿,我们一家人都没有丝毫睡意。父亲跟母亲开玩笑说:“赶明儿你走在街上,把脑袋抬起来,把身子挺起来,大摇大摆地走!”母亲说:“那不成了大公鸡了嘛!”一家人哈哈大笑。后来几天,父亲为我考上大学这件事,摆了好几场酒席。即使花了不少积蓄,他也毫不吝惜。

后来的很多年里,父亲经常提起我的“高光时刻”。每每提起来,都是那些话。说了千万遍的话,他每次说起来都好像是第一次说一样,慷慨激昂,感情充沛。我的“高光时刻”,就这样被父亲反反复复渲染,真的带了光环了。

多年以后,我看到电视剧《人世间》里说,有一种孝叫“养心智”,就是儿女功成名就有了出息,让父母有面子。我深深感慨,“养心智”带给父母的幸福感要远大于守在他们身边照顾吃喝穿。但是,一个人真正出人头地很难。人从一个群体中脱颖而出,需要付出太多努力,而且还要天时地利人和。

想来人生漫漫,一次“高光时刻”,就足以照亮平淡的人生。这样的“高光时刻”,也是父母念念不忘的美好回忆。

# 陪聊也是孝

牛润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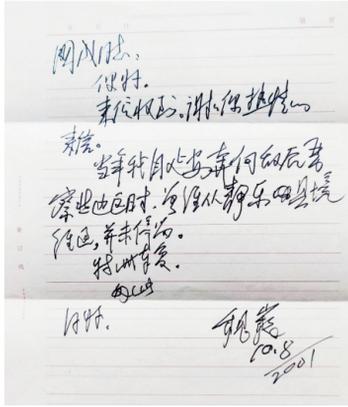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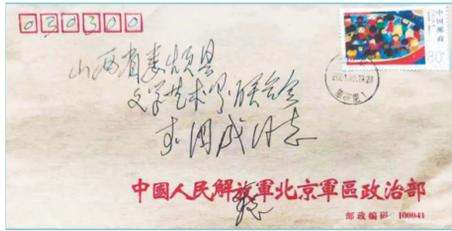
过去,戎马一生的老岳父,经常说我只会在他面前晃悠那几个“臭钱”;每次逢年过节来看他时,我都是在此起彼伏的手机铃声中,把票子和大包小包的滋补品往他面前一放,老说忙得不行,一转脸走了。为此,岳父无奈地说,他想多听我一句话,“比接圣旨都难”。

直到我也当了老岳父后,才渐渐开始有意识地改变这种状态。去年元旦,我一进家门,做的第一件事,就是先关了手机,脱掉西装换上围裙,到厨房里忙去了。在离中午开饭还差一个小时,我就把一桌喷香的饭菜摆在了老岳父的面前,最显眼的是,我还在餐桌上放了一瓶红酒。然后我就往老岳父身边一凑,说:“老爸,尝尝我的厨艺嘛。咱先喝杯红酒,然后我想和您叙叙旧。”一听这话,老岳父先是一愣,然后就像是久旱的秧苗如沐甘霖,一下子就滋润到他那干渴的心里头了,他老人家连热泪都快要涌出来了。

席间,我先讲了妻子的不少趣事,逗得老岳父笑了哭,哭了笑,连喝了三杯还不过瘾。接下来,我就一个劲地追问老岳父:“打临汾,解放四平时的功是如何立的?”“南下时您为啥不带我妈去

呢?”“组织上让您当市长,您为啥非要当县长呢?”我像个记者采访,一直追问着老岳父,他老人家则一直在滔滔不绝地回答着我。讲到激动的时候,我一看老岳父觉得坐着有点施展不开,我就说:“老爸,您老就干脆站起来给我讲吧,我就是您那正在听老首长作报告的小战士呀!”说实话,自老岳父光荣离休之后,我还没有发现他老人家这样开心过呢!

此刻,看着神采飞扬的老岳父一直沉浸在幸福之中,我忽然发现,原来有一种孝敬是陪聊。当我把这个经历讲给我的姑爷时,他动情地对我说:“爸,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”



我总以为他不会离开我们,会一直活着。我还没有按照我在电话中的许诺,带着当年养育过八路军的小米和莜面,带着山西老区的特产汾酒和陈醋,带着娄烦老区人民对他的崇敬爱戴之心去看望他;我还没有来得及带着他写的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《东方》《地球的红飘带》《火凤凰》去请他签名……

时光返回到2001年9月25日,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,按照魏老的原工作单位——北京军区政治部的地址给魏老寄去这样一封信:

尊敬的魏巍部长、魏巍老师:

您好!  
我是山西省娄烦县(原静乐县南部)文联主席李国成,也是您的著作最忠诚的读者。我是拜读过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《东方》等作品由少年成长为中年的。

最近,我接受了研究我县委史与文化史的一项任务。我在一些资料上得知您当时跟随部队转战时曾到过这里。我冒昧地想让您提供一下当时您在哪个部队,来静乐、娄烦时住在哪个村,有哪些具体经历。我想把这些写进党史与文化史中,留给后人。不知可否?请您来信。另外,老区人民很想念你们这些当年的老八路,请您有机会带家人重返老区来看一看。我们欢迎和期盼着!

衷心祝愿您健康长寿,全家幸福!

敬礼!

山西省娄烦县文联主席 李国成

2001年9月25日

信发走后不到半个月,我真没有想到身居要职、在全国人民心中享有崇高威望的著名作家魏巍居然给我亲笔回信了。

国成同志:

您好!  
来信收到。感谢您热情的来信。

当年我自延安奔向敌后晋察冀边区时,曾经从静乐县境经过,并未停留。

特此专复。  
勿此  
问好!

魏巍

2001年10月8日

读着这封信,在幸福、温暖之余,我多想与这位德高望重又平易近人的老人交谈一番啊。在北京作家、《风流才女石评梅传》的作者柯兴老师的帮助下,我得到了魏老住宅电话号码。

当我将电话拨到魏老家,告诉我他是他最近复信的李国成时,慈祥和蔼的声音传入我的耳际:“国成同志,你好!我是魏巍。”

他在电话中告诉我,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里,从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到各根据地基本上都要经过敌占区,非常艰难。但从山西方山到交城经过静乐的一段路是一块最模范的抗日根据地。这里不仅驻有我们的部队,还有地方党组织的坚强领导,群众的觉悟很高,是党中央派干部到各根据地与各根据地人员回延安的一条重要通道。他当年抗大毕业后就是经过这里,奔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。

我在电话中告诉魏老,这块根据地1971年新成立了一个娄烦县,归太原市管了。魏老听了我的话,在电话中声音显得异常兴奋:“娄烦!不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楼烦国吗?你们娄烦不仅有很深的文化底蕴,而且是很光荣的革命老区,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曾经做出过巨大贡献。娄烦可创作的资源很丰富,你还年轻,要多读书,努力学习,多写些作品出来。”

我在电话中告诉魏老:“抽时间我一定要去北京看望您,还想带着您写的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《东方》等书去让您签名。”魏老在电话中说:“欢迎,欢迎,欢迎你来我家做客!”

我非常懊悔,总想着等一个出差机会去北京顺便看望魏老,这个想法实在是大错误了!为什么不专门去拜访我心中的这位最可爱、最可敬的老人呢?

如今,这位最可爱、最可敬的老人已经永远地离开我们了(魏巍于2008年辞世),我为没有亲眼见到魏老的尊容而留下了终生遗憾,我为没有握一下魏老那双温暖的手而悔之无及。

我只能写下此文对魏老的在天之灵真情地说一声:“魏老,我一定要按照您生前对我的嘱咐,读书、学习和创作,使自己也尽力成为对人民有所贡献的人。”